

牵挂

□ 杨 丽

母亲

□ 龙晓初

从母亲的年龄减去
她的双眼
这轮日暮西沉的夕阳
仍然紧挨着我的晨光旋转

从她的皱纹里抽取
我的年轮
透过天窗洒下的星星
偷换过灯下缝补的针线

从她的脚步声
中
安顿好我的方位
一盏灯因墙壁收拢
不再暗灭
请轻一点推门

远行结伴而来的时光
一路上删掉言语
像一个人的辞海
不给标点符号留下一点儿空白

庄稼长高了,母亲却老了
花园里的花开得正艳,母亲的头发更白了
牵挂像一条隐形的线
在母亲的心里延长,再延长

一声母亲,喊出了所有的痛
灿烂的阳光下
一双手将另一双手
捧在手心
抓紧,再抓紧

蓝天下,白云挥一挥手
我看见,青春的母亲

依然在回望
儿时的我

顺着故乡的方向
我理解这条线的分量
岁月里镌刻
母亲越来越深的皱纹

阳光告诉我
风雨告诉我
这条线有多么柔顺
母亲的爱就有多么深

柿树

□ 董国宾

那年夏天,我回乡下看望年迈的父母。母亲在清新的院落里晒麦谷,见我来了,急忙解下围裙迎上来。

老家最惹眼的除了漂亮的新房,还有院子里的两棵柿树。柿树苗是堂弟送的,他经常读书看报,就按照上面的信息从外地邮购了一些。母亲把堂弟送来的两棵柿树苗种在了院子里,一棵向东,一棵朝西。

柿树前年栽下,才长到一人多高,就有很多果子挂在上面。青青的,半个枣子大小。柿树长得单薄,树干细细的,却像一个能出力干活的农妇。母亲说,再过些日子,等果子长大了,就用竹竿把挂满果子的枝干撑起来,免得柿树累弯了腰。母亲一边说,一边指了指早已准备好的竹竿。

对于母亲的做法,我不以为然。柿树既然能多结果,就有能力把这副担子挑起来,这是自然法则。我把这个道理讲给母亲听,劝母亲无需多此一举。母亲没说什么,只是站在柿树旁,心疼地看了又看。

假期一晃而过,返回单位的那天,母亲硬是塞给我一把折叠雨伞,说:“要变天了,说不准哪儿就下雨。”我家距车站不算远,一会儿工夫就到,上了车就畅通无阻了。我抬头看看天,虽然有几块乌云,但还是半个晴天。“又没下雨,带什么雨伞呢,碍手碍脚的。”我拒绝了母亲,母亲又塞了过来,反反复复好几次,最终我还是没有

带。我觉得母亲太啰嗦,有些想法和做法太多余。

我悠然地走着,岂料,走到半路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我四处躲避,慌乱之中发现背包里有一把折叠雨伞,不知何时母亲把它悄悄地塞进了我的背包。

转眼到了秋天,我出差路过老家,院子里的两棵柿树挂满了成熟的果子。黄澄澄,金灿灿,满眼都是。柿树第一次结果就硕果累累,要不是母亲用竹竿把枝枝条条撑起来,纤弱的柿树还真要被压弯了腰呢。

看着眼前的柿树,又想到那把雨伞,我感慨不已。母亲对待一棵柿树都是百般呵护,更何况母子情深呢!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,母爱哪有多余的!

铃兰

□ 何 燕

五月的阳光和煦
五月的微风拂面
五月的山谷幽静
风铃一样的花朵唤醒幸福
铃兰的花香弥漫

我要把铃兰移植在
母亲那爬满沟壑的脸
让五月的阳光和微风
住扎在母亲的小院
无数铃兰在独特的山谷里绽放
幸福溢满红色瓦房的每个房间

母亲的城不大
能容下的只有瓦房菜园和爸爸
让铃兰也来日夜陪伴她
别说我贪婪
一万支铃兰不及母亲初白的发

儿行千里路

□ 赵卫华

儿行千里路,
慈爱伴终身。
寸草虽微浅,
无言报厚恩。

楹联

家风

慈亲一刺家国报,
孟母三迁朱赤邻。

——洪福良

母亲

□ 慕朝霞

人生有幸伴慈颜,
岁月匆匆已暮年。
爱子情深缘分厚,
家常总是唠不完。

